

摔了一跤，把我摔醒了，明白了老之将至。

我住的是复式房。记得，在十年前，我双手各提一个装满书的旅行袋，可以噤噤地一口气踩着楼梯上楼。可是2017年8月我像往常那样抱起一整箱书，噤噤地上楼，走到最后一级楼梯时，忽地双脚一软，扑地一下摔倒在楼梯口。我在剧痛之中不得不在地板上躺了五分钟，这才由妻慢慢扶着起来。想想真有点后怕，如果不是摔倒在楼梯口，而是在楼梯中间抱着一箱书滚下去，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当时正在上海书展期间，那天下午我有两场活动以及一小时的电视采访。虽然左脚以及右胸肋骨疼痛不已，还是强忍着去上海展览馆，做完一场场活动。不久，左脚背肿了起来，皮肤发亮。我真担心骨折，伤筋动骨一百天，那就糟了，不光是只能“宅”在家里，而且连上下楼梯都困难。在家静养几天，足不出户，一次次涂消肿药水，所幸慢慢地肿退了，而肋骨则在疼痛半个多月之后才渐渐好了。

我不由得想起，前些日子去看望老作家白桦。我曾经几度跟他一起出差，他向来风度潇洒，快步如飞。然而这一回我去他家，他竟然不得不坐在轮椅上跟我聊天。他说，他“犯错误”，只一秒钟。那是他试图搬起家中的一个氧气钢瓶，只听见脊椎骨发出“啪”的一声，骨折了，再也直不起腰，从此只能坐在轮椅上。他叮嘱我：“永烈，千万小心，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没有想到，我还是重复了他的错误，只是后果没有他那么严重。所以会犯这样的错误，那就是《论语·述而》中所言：“不知老之将至。”

时间一天天过去，年

岁在不知不觉中增长，我却浑然“不知老之将至”。我一直是同辈人之中的“年轻人”。大约因为上学早，而且又在中学跳级，所以到了高中，到了大学，我总是班级里年纪最小的一个。就创作而言，我11岁开始发表作品，19岁写出

不言当年勇

叶永烈

第一本书，出道早，一直头顶着“青年作家”的光环。一页页被撕去的日历，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不知不觉之中，从“知天命”而“耳顺”而“古稀”，即将进入耄耋之年。在各种各样的会议之中，我从原本的最年轻者变成了最为年长者。人们对我的称呼也从“小叶”、“老叶”到“叶老师”直至“叶老”。我很羡慕人家称莫言为“莫老”，仿佛企盼他永远不老。我也赞叹人家称任溶溶为“任老”，仿佛对于老之将至满不在乎。而我呢，叶老则黄，则落。这原本是大自然的规律。可是在我的心中，还一直以为自己年轻人。

年岁毕竟不饶人。摔了一跤，使我明白，不能逞强去做超越年龄的事。我也开始注意保护自己。比如，我家的书架顶天立地，往日拿高处的书，端张方凳，嗖地一下站上去取书。如今改用椅子，以求站得稳妥，而且一只手扶着椅

出发的时候，对着万家灯火，充满少女的幻想。小小一粒水珠的胎胞，经受强劲朔风煎熬，慢慢凝结，刚披上白色的婚纱，又迎来朝阳的摧残。一路走来，下凡的路程比林黛玉的生命还短，让我们在李清照的诗中寻寻觅觅。

她的腰肢很细，从不和雪花比美；她的心眼比腰肢还细，落在树枝上，树枝不愿接纳她，她知趣地

传来了不快不慢的敲鼓声。原来，由于大雾，上下游往来的船都已停航，但对江渡还要继续。掌舵划船的船老大看不清航道、看不到对面怎么办？就有了这用声音来“导航”的方法：这边的船循着鼓声往对渡行，而对面的船循着锣声往这边划。

正在七想八想，只听江面上有“哗哗……”的木桨划水声传来，越来越重、越来越清晰，循着声音望去，只见一只渡船从大迷雾中慢慢显露出来。船上满载着赶场回来的人们和采购的货物。这时，我才发现匆匆忙忙出门没有带全国粮票，这到水土镇的饭店是吃不上饭的。时间尚早，路又不远，是否回家取一次呢？正在犹豫，渡船又满载着过江客循着鼓声没入雾中。

高空的雾似乎淡了一些，那平日里红红的太阳，现在却像月亮一样白白的挂在天上。水土镇下半城靠近江边有一家饭店的宫保肉丁、鱼香肉丝是非常好吃的，山顶上那家饭店的回锅肉亦叫人回想。水土镇还是电影《在烈火中永生》的许多场景的拍摄地，有老式的茶馆，人们在里面喝茶休息，亦可听说书、听川

背。搬书时，也不再整箱整箱地搬，而是分几批搬，宁可多跑几趟。上下楼梯时也放慢了步伐，而且拉着扶手，不再是噤噤的奔上跑下。

落日的余晖很灿烂，也很短暂。明白了老之将至，也等于明白了余日不多，倍觉时间的珍贵。我在整理出版了28卷《叶永烈科普全集》之后，正在整理出版我的纪实文集、散文随笔集、小说集、游记选集、书信选集以及日记。

“写作着是美丽的”。一边整理旧作，一边继续写新著，只是不能像年轻时日写万言、倚马可待了。好汉不言当年勇。毕竟“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已经过去。“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当老之将至，我只能量力而为，贾其余勇，再写几部长篇小说，奉献给读者。



俯瞰 方忠麟摄

霜花

黄顺福

孩子们更加爱美了：“清晨帘幕卷轻霜，呵手试梅妆。”人们高兴地感谢她，感谢“霜降碧天净，秋事促西风”。

剧的折子戏，还有电影院、书店、百货商店、银行、邮政局……

我的思想在漫游，时间在不知不觉中飞快地过去，渡船该来了吧！人们等啊等，却始终听不到船桨划水的声音，亦见不到渡船破雾而出的身影，只有那锣声、鼓声，还是不知疲倦地执着、有节奏地响着。不知道等了多久，终于，一艘渡船靠拢来，久等的人们欢呼起来。等船上的人们下船询问才知道，原来，虽然有锣鼓声导航，但船老大还是把握不好方向，结果，船被江水冲到下游三里的地方去了，好歹找到方向赶回来了。

久等的人们争先恐后地上渡船，船又循着鼓声向江对面划去。划出不久，只见大雾由江中间向江边倾泻下来，没多久，重重的迷雾淡了下来，再淡下来，渐渐地看到了稍远处的景物了，可以看得更远了……终于可以看清江对面的水土镇了，锣鼓声亦在不知不觉中停了下来。这时已经时近中午，艳阳高照，乾坤朗朗，好像不久前的迷天大雾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似的。我看到航运部门已经增派了多艘渡船，来运送渡江的客人。我知道，我不久就可以如往常一样乘渡船到江对面去品尝心仪已久的宫保肉丁。没有粮票没关系，像赶场的无粮票的农民那样，来碗豆花，既是菜，也是饭。当然，还得看一场赶场天的电影呢。

一个小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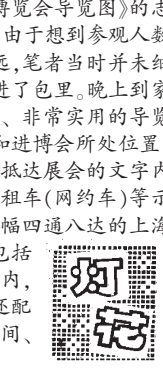
殷卫钢

都会站有手捧一沓《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导览图》的志愿服务人员，供参观者领取导览图。由于想到参观人数众多、展区面积硕大和往返路途较远，笔者当时并未细阅读该导览图，而是直接将它放进了包里。晚上到家打开时才发现，这是一份制作精良、非常实用的导览图：正面绘有大小两幅本市的地图和进博会所处位置，各类参观者使用何种交通工具可以抵达展会的文字内容，以及展会周边停车场、公交及出租车（网约车）等示意图及相关文字，左下方还绘有一幅四通八达的上海轨道交通图。在该图反面，则绘有包括一层展厅、二层展厅、会展步道等在内，共计多达5幅五彩醒目的示意图，还配有如何进馆、如何离开、展会运行时间、进场须知等大量文字及标识。

在感叹这幅导览图绘制得如此周全简洁、充满人性化的同时联想到，假如进博会组委会能在发放参观券时（一般都提前几天发放），一并配发这份导览图，让参观者事先有时间仔细阅读它，做足这方面的“功课”，从而届时更加高效、有的放矢地来去、观展，同时还能大大减少主办方所花费的管理精力等，这样岂不更好？

明年此时，上海还将举办第二届进博会，但愿笔者的上述建议能被采纳。

首届进博会圆满落幕，笔者作为社会团体观众获得参观的机会。在各个入口，



面对田园的丰收图景，我想起了去年春天在江西婺源相识的阿文。她虽是民宿老板，可清秀腴腆得像刚过门的小媳妇。她恭恭敬敬地给我沏上“婺源”茶后说，婺源是理学大师朱熹的故乡，自古以来婺源人崇尚的是“晴耕雨读”的生活方式，祖祖辈辈传承着“耕可致富，读可立身”的不朽家训，所以婺源素有“书乡”之称和“一门九进士，六部四尚书”之美名。她还说，读大学时曾做过社会调查，发现信息的过剩、繁杂的诱惑、心境的浮躁和名利的缠绕迫使更多的人向往着田园牧歌、小桥流水的恬静和优雅，于是毕业后拉了几个小姐妹本着还原和传承耕读文化的初心，自主创业开办了依山傍水有田园有书斋的民宿客栈。规模尽管不大，门面简朴，可设施齐全，清逸高雅。大堂四周和每一客房都是满壁图书，浓郁的书香之气和“晴耕雨读”的情景无不令人心身怡然。游人和住客既可随便看书，又可对喜欢的书折价购买，还可以在田地里耕耘播种，或采摘瓜果蔬菜进行加工，如同自家一样随意自在。我往的那几天，老天配合默契，天晴时我俨如农夫，体验的是田园劳作的快意；落雨时依窗而坐，一杯清茶，一书在手，享受心智的飞扬和心灵的放牧。

友人少山提前退休在皖南古村租了一座门前有河，房后有田的老宅子，开起了书屋，取名雨读轩。他说天晴可耕田，雨天可读书，那才是逍遥自在的惬意！

冲着这份惬意，我便是他的常客。时隔半年，院落石榴、橘子等果树已是果实累累，山墙两侧的篱笆上满是绿茵茵密匝匝的藤蔓植物和扁豆秧子，一坨一坨紫色的花茂盛地开着，似乎都忘记了初冬的时令。门前的樟树与河边的柳树也相互对接成了光影斑驳的绿廊。树阴下除了原有的茶座，沿河又多了一处花木环绕的阅读区。木条长椅上座无虚席，全是静静的读书人。少山说，这些读书人多是歇脚的游客，也有村里人。如是放学时分，还有许多学生。他说原本自己想学陶渊明图个返朴归真的清静，没想到住客和读书人源源不断，既要打理民宿和田园，又要经常联络书店书商，好淘些新书来满足读者的口味，整天忙得不可开交。说着，又领我去房后看那片郁郁葱葱的菜园子，还兴奋地介绍耕地种菜，点豆栽瓜的那些有趣事儿，语气里始终荡漾着透彻的开心和满足。

面对田园的丰收图景，我想起了去年春天在江西婺源相识的阿文。她虽是民宿老板，可清秀腴腆得像刚过门的小媳妇。她恭恭敬敬地给我沏上“婺源”茶后说，婺源是理学大师朱熹的故乡，自古以来婺源人崇尚的是“晴耕雨读”的生活方式，祖祖辈辈传承着“耕可致富，读可立身”的不朽家训，所以婺源素有“书乡”之称和“一门九进士，六部四尚书”之美名。她还说，读大学时曾做过社会调查，发现信息的过剩、繁杂的诱惑、心境的浮躁和名利的缠绕迫使更多的人向往着田园牧歌、小桥流水的恬静和优雅，于是毕业后拉了几个小姐妹本着还原和传承耕读文化的初心，自主创业开办了依山傍水有田园有书斋的民宿客栈。规模尽管不大，门面简朴，可设施齐全，清逸高雅。大堂四周和每一客房都是满壁图书，浓郁的书香之气和“晴耕雨读”的情景无不令人心身怡然。游人和住客既可随便看书，又可对喜欢的书折价购买，还可以在田地里耕耘播种，或采摘瓜果蔬菜进行加工，如同自家一样随意自在。我往的那几天，老天配合默契，天晴时我俨如农夫，体验的是田园劳作的快意；落雨时依窗而坐，一杯清茶，一书在手，享受心智的飞扬和心灵的放牧。

如此惬意，使我欣悦：耕读文化这一源于农耕文明的优秀基因再次迎来了姹紫嫣红的新时代。无数个像少山、阿文这样的薪传者，让我们深深体味到了感怀沃土、田园文章的大美意韵——芳香的田园，能给你一份“乘万物以游心”的意境；勤劳的耕耘，能还你一份心田的葱茏；不朽的经典，能给你生存的智慧和精神的营养；恬静的阅读，能让你读出信仰的守望和灵魂的升华。我愈加坚信，无论是古人，还是当今，人们想象的理想乐园和诗意的生活，不就是“晴耕雨读”吗？



“索兰、索兰、索兰……依呀嗨！……”耳边响起日本北海道民谣《拉网小调》的旋律，眼前仿佛出现日本渔工汉子们在风暴中与大海搏斗的身影，“蟹工船”在浪尖上起伏，大海在狂风中怒吼翻腾，渔工们顶风冒雨喊着号子，一起拉起一张大网……北海道，久违的记忆。

那年春天，我们来北海道。清晨，从札幌出发，前往郊外的大渔市。清晨的交易市场已熙熙攘攘，人声鼎沸，人们忙碌地穿梭其中。海鲜大池里的螃蟹个个生猛鲜活，最大的有小圆桌面那么大，最小的也有脸盆那么大，品种有帝王蟹，高脚毛蟹，花蟹……不计其数。北海道渔场是世界著名的几大渔场之一，渔季长，产量高，品种多，是日本重要的渔业基地。日本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曾写过一本小说，书名叫《蟹工船》，描写了捕蟹渔工的艰辛生活。这天，参观之后，陪同人员买了一只最小的帝王蟹和一只最小的花蟹，渔市老板用塑料泡沫箱铺上冰块，装好螃蟹，打包放入我们车中。晚餐时，陪同人员在餐馆要了札幌啤酒，把螃蟹交由厨间帮助处理。螃蟹肉厚味鲜，“札幌啤酒”味醇气足，这顿“蟹宴”吃得我们酒足饭饱。

翌日离开札幌市，前往北海道高原牧场参观。在《北国之春》唱响之际，樱花正沿着山麓，由南向北，朝着北海道山野盛开过来。车停路边，我们走向服务站，买了特产冰激凌。北海道有天然牧场，高原草场资源丰富，奶牛质量好，乳制品上乘，冰激凌有着浓浓的纯香奶味，口感很棒，在冷风中品尝北海道冰激凌真是别具一格。

午餐在“羊之

丘”的特色餐馆吃烤羊肉和烤牛肉，还有豆腐火锅汤。这儿原是北海道有名的高原牧场，牛羊成群。就餐之前，餐馆服务员给我们每人一张一次性的纸围裙和一双长筷，围裙防止食客烧烤时油溅衣衫，长筷用于翻烤羊肉和牛肉。这儿的主要特色是小肥羊，肉嫩而不腻，搁在文火上烧烤，吱吱冒油，香味扑鼻，十分诱人。这回不喝啤酒，改饮日本清酒，就着各种佐料：芝麻酱、芥末、柠檬汁、鲜酱油、小辣油。

北海道的乳制品好，繁衍的各类甜点食品也颇有名气。有一款巧克力甜品是许多中国朋友知道的，当年在札幌千岁机场、在东京成田机场，我亲眼目睹中国游客热购这款巧克力甜品。这款名叫“白色恋人”的巧克力夹心饼干（也叫夹心薄饼）也在这次上海进博会上亮相，是用北海道的优质乳品原料制成白色巧克力，用两片薄饼上下夹着牛奶巧克力的点心的。“白色恋人”（しろいこびと）的雅号，其来历是这样的：产品创始人于某年冬冬在北海道滑雪，归途中望着飘雪的白色雪原，不由地感叹道：“白色恋人降落凡间了”。“白色恋人”的生产商是北海道札幌市的石屋制果株式会社，该公司也是日本职业足球队札幌冈萨多的官方赞助商。在札幌市西区，石屋制果设有一处由旧厂房改建的旅游景点，内有公园、博物馆、工厂，介绍“白色恋人”的历史和制作工艺。那天，我们返回札幌后购买了“白色恋人”，带回中国赠送亲友。

带回礼物，带回舌尖上的北海道风味，带回两国人民浓浓的情谊。

晴耕雨读

刘向东



美食